

蒋潭村纪事（组诗）

欧阳健子

一座山的重量飘浮于茶香之中

一座山的重量 飘浮于茶香之中
湿雾聚集。托举着
雾聚岭的万般仙灵之气
像一片茶叶或者一只白鹭
飞翔于甲辰庵水库的大片清澈与透明

在唐湾蒋潭
一座山的重量沾满古色 绿色和红色
从一个村庄的古老倾诉中挪动步伐
走出大山和依靠大山的人
像一块落地的石头
从月光中长出人丁兴旺的枝桠

银杏。枫树。乌桕。
在哪一棵树上寻找爱情的叶片
和亲人的记忆
一湾温泉照彻石头和你我
洗尽了人间贫穷和疾病
村庄幸福的模样从未有过如此鲜明

山道弯弯
从每个人的生命中穿行而过
蓬勃发育的山村散发着
茶香般的青春气息

美丽的地方总是风生水起

我渴望着成为一棵茶树
或者一株小小的映山红
一生都幸福地活在
山冈之上和溪水之石
听河水流进珍贵的土地

安静的村寨
大地上落满纯净的树叶
和十分瓷性的鸟鸣
我轻轻走进这片古老的森林

两手空空地伸向天空
清澈透明的碧水
漫向我谦卑而虔诚的身体

在蒋潭
我尊重每个古老的树木与石头
洞察一切生命的来历
找到一条河流的故乡
找到一只脱壳的蝉
和一片银杏落叶
把自己年华里最金色的部分
完全留在树干上

我看到哪怕一只朴素的南瓜
也活在外桃源的牵挂里
哪怕微小乌黑的芝麻
和深埋地下的红芋
也在秋天显露本色

在山水间的古村落寻找珍贵

把春天当作神一样
供在草木山水的村落

在古老的殿堂般的木屋里
年迈的主人用力辟着柴火
窗外山坡上竹笋正拔节
露出地面的一刻
就构成一座山的风景

茶叶。兰花。杜鹃。桐花
风吹动它们动人的一面
吹动山寨内一切可能的美好
留下村庄的本质与核心

村落里那些老人们
坐在门槛上边烧水剥笋
一边望着远山
这让我们一下子触摸到
古村落的灵魂



秋天的守望 徐群 摄

祖父的小船

方 异

轻摇，回橹，是在安庆的江上
一只
斑驳的小船，系着祖父的
深切牵盼

百年多前的那条小船，也曾
静躺在长江的臂弯，在历史宽阔的胸怀中
呢喃低语。多少安庆人的记忆
停留于斯——

江水急湍，阻隔了家和校
两岸，是学生和学校的距离
祖父的小渡船
风雨无阻，牵系两岸

总是艰难，却非险阻。孩子求知的眼神
映入祖父的眼帘。是的，他曾是渔民
他也曾在黑暗中将知识的光明期盼，如今
他岂能袖手旁观。他的旧渔船，斑驳，掉了色
但他的心里，燃起了火，动手改造
就像改造旧河山，一只承载着希望的渡船

轻摇，回橹，或许并不是在江上
只在门口的那条小河。从一九二九年摇到
一九四九；从身强力壮摇到两鬓斑白
那只老船，经由祖父
摆渡了时光，摆渡着希望

生活在长河边（组诗）

郭全华

生活在长河边

水，和借水而生的一切
正静静流过。村庄守在两岸
白云铺在水面，童谣溅起水花
打湿一件又一件农事

我习惯用它无边无际的哗哗
消耗我渺小的身体。谈不上快乐
也没有悲伤。这些上苍馈赠的流水
就这样流经我，又远去

长河会因为我打漩涡
长河被我反复使用
依然清亮，我突然冒出了热泪
我的长河，是真长河

炊 烟

炊烟从河两岸升起来
肚子就有了暖意

它的出现和消失
像乡村的愁肠

炊烟不是花，是乡村的蒂
蒂落的那一天，城里就多了几个人
在城里闻一闻嗅一嗅
炊烟的味道最入心

带着炊烟出门
天更蓝，水更绿
风刚把它吹走
梦又轻松把它带回

滚铁环

贫瘠的童年里，铁环是少数
能把我从泥土中剥离的金属
越滚越快，仿佛村庄一次虚幻的奔跑
稚嫩的圆脸，疯狂的尖叫
高于饥饿，快过庄稼
甩掉辛劳的大人
甩掉鸡鸣狗叫

草木避让，人声溃退
它使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年战胜秋风
铁环就这样护送我，走向
凹凸不平的人世

在父亲的病房里

另一张床上
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
大声说，不吃不吃！
他起夜摔了一跤。儿孙们在外工作
给他买来饺子的
是一个七十岁的缺牙瘦老头
他满脸笑容，忙前忙后
父亲说，我们仨都差一轮
说完这句
父亲就催我——
快上班去

深冬，我返回山里

拂晓的山雾盘旋在山腰
沉入山脚，又向平地迈进

它们不像我，从不进城

我也不向雾质问
没有太阳和雨水的时候
它悄然擦拭村庄的寂寞和辛劳
遮蔽略带凉意的风俗

我重新看到了深冬的模样
（城里没有冬的住处）
一个老农的早起，不是作物的需要
是村庄通往春天的序言

人间的悲欢

楼上在办喜事
很吵人
楼下的老人
孤零零趴在桌上度时光
不再想
她当官的儿子
或者捡垃圾的女儿